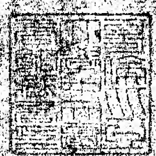


箋釋卷之十八

刑律

賊盜

釋曰唐律疏議曰賊律盜律者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以爲法之篇目自秦漢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北齊合爲賊盜律後周爲劫盜律復有賊叛律隋開皇合爲賊盜律至今不改

謀反大逆

釋曰謀反大逆解見名例反逆之人罪大惡極但共爲此謀者不分造意首謀及隨從之人皆爲正犯皆凌遲處死其至親則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同姓異姓其期親則伯叔兄弟之子不分同籍異籍此等男子但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年十五以下男子及犯人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皆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家財並皆籍沒入官若女已受夫家聘禮未曾過門或子或孫自幼過房與同宗或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之十八

刑律

賊盜

謀反大逆

凡謀反（不利於國謂謀危社稷）及大逆（不利於君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已未行）皆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如本族無服親屬及外祖父妻父女壻之類）不分異姓（正犯之）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已未析居）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

非同宗之家爲後及聘他人之女猶未成爲妻者不在皆斬爲奴之律但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兄弟之孫言毋及子之妻妾而不言祖孫伯叔父兄弟姪之妻妾言伯叔而不言姑則俱不連坐可知矣既曰女許嫁歸其夫則姊妹緣坐者亦以在室者言出嫁與許嫁者亦不追坐矣言女許嫁而不及姊妹者女乃在室之通稱姊妹在其中矣下條准此下條指謀叛條言此指女許嫁以下而言若有人知其反逆之情而故縱逃走或隱匿在家者而有能出力追捕擒獲送官者若係民人授以文官若係軍人授以軍職不言何官者隨其勢之强弱功之大小而爲官之崇卑非可以一定也仍將犯人家財產業全給充賞財產既云入官又云給賞告者何也告者之賞即給其入官者也知而首告官爲捕獲者止給財產不與官職若知而不首者雖無故縱之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謹詳此條立法之意非徒峻誅于事後實欲遏亂于初萌蓋反逆

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若女（兼姊妹）許嫁已定歸其夫（正犯）子孫過房與人及（正犯之）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條准此上止坐正犯兄弟之子不及其孫餘律文不載并不得株連）知情故縱隱藏者斬有能捕獲（正犯）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量功授職）仍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知而首告官爲捕獲者止給財產（雖無故縱但）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未行而親屬告捕到官正犯與緣坐）

之人須藉衆力潛結衆謀蹤跡難掩同堂而居
與同居之人無容不知後有連坐之誅當避而
有首免之路可趨其發覺破露易耳知而不洩
便是同惡斬之何恤故九十以上及篤疾人死
罪不加刑者也而亦斬之以雖老疾之甚猶能
窩轉發露也十五以下則待以不死以幼小無
知不可責以發露也同堂同居者雖異姓而必
誅外嫁外繼者雖親子而不坐恭遵在曲突徙
薪豈求多于焦頭爛額之後哉聞此等獄皆可
以知所裁矣○謀叛律分已行未行此不言者
反逆事關　宗社但謀即坐不分已行未行也
按名例註謀反逆叛未行而親屬首告或捕送
到官者其正犯人俱同自首免罪若已行者正
犯不免其餘雖緣坐人亦同自首免罪悉當照
此仍分已行未行○軍官有犯不論功○若兄
弟子孫爲僧道尼女冠者俱不在連坐之律○
故縱指官府隱藏指鄰里親友○若未行事發
而親屬隱藏者依知情藏匿罪人論

人俱同自首免已行惟正犯不免餘
免非親屬首捕雖未行仍依律坐

謀叛

凡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
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姊妹不坐）財產並
入官父母祖孫兄弟（餘俱不坐）不限籍之同異皆
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有能告
捕者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知（已行）而不首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
從者（不分多少）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知（未行）而不首

非同宗之家爲後及聘他人之女猶未成爲妻者不在皆斬爲奴之律但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兄弟之孫言母及子之妻妾而不言祖孫伯叔父兄弟姪之妻妾言伯叔而不言姑則俱不連坐可知矣既曰女許嫁歸其夫則姊妹緣坐者亦以在室者言出嫁與許嫁者亦不追坐矣言女許嫁而不及姊妹者女乃在室之通稱姊妹在其中矣下條准此下條指謀叛條准此指女前條以下而言若有人知其反逆之情而故縱逃走或隱匿在家者有能出力追捕擒獲送官者若係民人授以文官若係軍人授以軍職不言何官者隨其勢之强弱功之大小而爲官之崇卑非可以一定也仍將犯人家財産業全給充賞財産既云入官又云給賞告者何也告者之賞即給其入官者也知而首告官爲捕獲者止給財産不與官職若知而不首者雖無故縱之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謹詳此條立法之意非徒峻誅于事後實欲遏亂于初萌蓋反逆

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若女兼姊妹許嫁已定歸其夫正犯子孫過房與人及正犯之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條准此上止坐正犯兄弟之子不及其孫餘律文不載并不得株連知情故縱隱藏者斬有能捕獲正犯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量功授職仍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知而首告官爲捕獲者止給財產雖無故縱但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未行而親屬告捕到官正犯與緣坐

之人須藉衆力潛結衆謀蹤跡雖祕同堂共居與同居之人無容不知後有連坐之誅當避前有首免之路可趨其發覺破露易耳知而不泄便是同惡斬之何恤故九十以上及篤疾人死罪不加刑者也而亦斬之以雖老疾之甚猶能寃慱發露也十五以下則待以不死以幼小無知不可責以發露也同堂同居者雖異姓而必誅外嫁外繼者雖親子而不坐恭意在曲突徙薪豈求多于焦頭爛額之後哉斷此等獄皆可以知所裁矣○謀叛律分已行未行此不言者及逆事關 宗社但謀即坐不分已行未行也按名例註謀反逆叛未行而親屬首告或捕送到官者其正犯人俱同自首免罪若已行者正犯不免其餘應緣坐人亦同自首免罪應當照此仍分已行未行○軍官有犯不論功○若兄弟子孫爲僧道尼女冠者俱不在連坐之律○故縱指官府隱藏指鄰里親友○若未行事發而親屬隱藏者依知情藏匿罪人論

入俱同自首免已行惟正犯不免餘免非親屬首捕雖未行仍依律坐

謀叛

凡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姊妹不坐）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餘俱不坐）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有能告捕者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知已行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不分多少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知未行而不首

謀叛

釋曰前一節言謀叛之罪後一節言逃叛之罪而謀叛之中又分已行未行第一節罪莫重于反逆而謀叛次之故罪亦差異已行者其本犯與緣坐之家屬及知情故縱隱藏知而不首者俱降一等妻妾子女爲奴而毋與姊妹子之妻妾不及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而伯叔父兄弟之子不及父祖孫兄弟降斬而流了降斬而奴蓋叛罪視反逆爲輕則緣坐者亦輕矣告者捕者止是一體給賞而不授官蓋反逆重關　宗社而叛者罪在一身則受賞者亦不同矣惟正犯之財產亦全入官許嫁之女過房之子孫已聘未成婚之妻亦俱不追坐與上條同耳其謀而未行者比之已行又爲有間證狀明白則爲首者絞爲從者不論衆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家口不緣坐財產不入官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舊云謀叛未行不言知情故縱隱匿犯人以知情藏匿罪人

者杖一百徒三年（未行則事尚隱秘故不言故縱隱藏）○若逃避山澤不服追喚者（或避差或犯罪負同不服非暫逃比）以謀叛未行論（依前分首從）其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依前不分首從律以上二條未行時事屬隱秘須審實乃坐）

造妖書妖言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監候）（被惑人不坐不及衆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盜大祀神御物

科罪非也蓋知情藏匿律減犯人罪一等若依此斷則當杖一百徒三年與知而不首者等矣窮詳謀叛未行事尚隱秘又何故縱隱藏之有此律所以略而不言也歟

第二節若軍民人等逃避山澤負據險固不服官司追喚者以謀叛未行論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有官兵追捕而敢行拒敵者則與叛何異以謀叛已行論不分首從皆斬家口緣坐財產入官然須嘯聚人衆挾有兵仗乃坐凡逃避山澤爲從幾止流刑若干罪有所規避及亡命事重與爲首者仍各從重論兩知而不首後以未行言工樂戶亦爲奴唯天文生另議

造妖書妖言

釋曰凡有人自造讖緯圖籙一應妖誕文字如假託赤伏符與乎卯金刀之類妄載休咎徵應之語者謂之妖書或自造爲鬼神妖妄不經誑於不順之言者謂之妖言此皆妄談國家興亾

凡盜大祀（天神地祇日月）御用祭器帷帳等物及盜饗薦玉帛牲牢饌具之屬者皆斬（不分首從監守常人）（謂在殿內及已至祭所而盜者）其（祭器品物）未進神御及營造未成若已奉祭訖之物及其餘官物（雖大祀所用非應薦之物）皆杖一百徒三年若計贓重於本罪（杖一百徒三年）者各加盜罪一等（謂監守常人盜者各加監守常人盜罪一等至雜犯絞斬不加）並刺字

盜制書

凡盜制書（若非御寶原書止抄行者以官文書論）及起馬御寶聖

世道治亂意在惑人流禍甚大故創造傳用俱斬但傳用與惑衆明矣傳用與創造之罪均者使有造而無傳用則其妖焰亦不能廣播矣至於私有妖書則書非己造亦未嘗傳用但當送官耳隱藏則有罪也此條在賊盜之律專爲不逞之徒而設至于禮律所謂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雖與此相似然彼猶託于神道佛事其始未必遽有盜賊之志者也故罪名亦頗差殊而在禮律不在盜律又私藏禁書及私習天文條言私家收藏元象器物天文圖讖應禁之書及歷代帝王圖像金玉符璽等物者杖一百元象器物天文等項謂之禁書以非私家所得收藏耳非妖書也故其罪輕圖讖即此條所謂讖緯然讖緯曰造則妖人預言禍福惑衆者假託之以起

旨起船符驗者皆斬不分首從○盜各衙門官文書者皆杖一百刺字若有所規避者或侵欺錢糧或受財買求之類從重論事干係軍機之錢糧者皆絞監候不分首從

盜印信

凡盜各衙門印信及皇城京城夜巡銅牌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又偽造印信曆日條盜關防印記者記欽給關防與印信同皆杖一百刺字

盜内府財物

人之信而其寔非真圖讖也故私家收藏之則杖一百徒三年若是前代流傳有其書不係妖人創造以圖惑衆而私家收藏之則杖一百而已

盜大祀神御物

釋曰大祀神祇謂天地宗廟及太社太稷御用享者字重看祭器帷幔等物係神祇所御用者玉帛牲牢饌具係享者于神祇者盜之爲大不敬然亦有二等若御用之物已在殿內享者之儀已在祭所而盜之者則褻慢已極故不分首從皆斬若諸物未進殿內未陳祭所及營造未成各享者已訖及其餘官物如祭器之屬雖大祀所用而不係御用享者則與盜之神前行間故杖一百徒三年皆不計贓者非倉庫官物之比也若計所盜之贓論罪有重于杖一百徒三年者如係監守則加監守盜罪一等如係常人則加常人盜罪一等並于右小臂膊上刺盜官物三字　監守盜官物至一十七兩五錢常人盜官物至四十兩皆該杖一百徒三年若盜

凡盜內府財物者皆斬雜但盜即坐不論多寡不分首從若未進庫止依常人盜內庫字要詳

條例

一凡盜內府財物係乘輿服御物者仍作眞犯死罪其餘監守盜銀三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三十兩以上常人盜銀六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六十兩以上俱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內員同

大祀神御物監守至二十兩常人至四十五兩
在尋常官物已該杖一百流二千里是計贓重
於本罪矣則監守於監守盜罪上常人於常人
盜罪上各加一等議云其人依盜大祀未進神
御之物計贓重于本罪者加監守自盜官物二
十兩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餘准此
○監守每二兩五錢加一等但未至四十兩者
不坐以斬常人每五兩加一等未至八十兩者
不坐以絞　或謂律言加者不得加入于死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矣如計贓至滿數者在尋常
官物已該絞較而盜大祀物者計贓雖多罪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反輕于尋常官物恐非律意
况此等斬絞今例皆准徒則加入于死非真死
也還擬斬絞為當

盜制書

第一節制書是初出原本有　御寶者方是若
抄行者只以官文書論起馬　御寶聖旨起船
符驗係見吏律盜制書所以詔令天下而　聖

一凡盜

內府財物係雜犯及監守常人盜竊盜掏摸搶奪
等項但三次者不分所犯各別曾否刺字革
前革後俱得并論比照竊盜三犯律處絞監候

奏

請定奪

盜城門鑰

凡盜京城門鑰皆不分首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盜府
州縣鎮城關門鑰皆杖一百徒三年盜倉庫

旨符驗亦給驛之所取信皆從　凡重而出故
盜之者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
第二節若盜內外衙門常事行移官文書
者皆杖一百刺字若於事有所規避如沉埋做
減錢糧軍伍刑名工作之類則各從其重者論
罪謂盜罪重以盜科之所避重以所避之罪科
之仍盡刺字本法其官文書事干軍機錢糧重
務而盜之者皆絞錢糧帶軍機而言若非是緊
常徵收起解錢糧文書止以盜官文書論此各
言皆者其罪無首從一體科斷凡制書　聖旨
符驗官文書皆手物不可賠償者因盜而有所
毀失者不准首限○詐為在詐偽律棄毀遺失
在吏律○盜制書與盜印信同坐斬而分作二
條與毀棄條並載不同者蓋盜制書之斬決不
待時而盜印信之斬秋後處決故別而言之若
棄毀者但是秋後故同載

盜印信

釋曰印信夜巡銅牌解見公式律公差官用銅

門內外各衙門等鑰皆杖一百並刺字盜皇城門鑰律無文當以盜內府物論

盜軍器

凡盜軍人關領器如衣甲鎗刀弓箭之類者計贓以凡盜論

若盜民間應禁軍器如人馬甲傍牌火筒火礮旗纛號帶之類者與

私有事主已得私有之罪同若行軍之所及宿衛軍

人相盜入己者准凡盜論若不入己還充官用者

各減二等

盜園陵樹木

關防未入流衙門用鈐條記亦印信也而督撫鎮守之關防所係尤重盜之之罪豈宜減至于杖或謂即今各省府佐所用之印記私以示信於下而非 欽給者恐無此事况律稱諸衙門關防印記偽造者杖一百徒三年告捕者官給賞銀三十兩此豈私造者哉或謂即未入流衙門條記其云關防皆與縣帶州而亦云關防義同然官品雖卑而事有所關大者如州縣儒學事關學校倉庫事關徵糧之類豈應比品官衙門印信如此差殊或謂鴻臚寺於朝見官員通政司關防諸司公文勘合各有印記如此之類今亦有僞造盜用通政司關防印信之例此為近之總督巡撫審錄勘事提學兵備屯田水利等官 欽給關防凡有盜及盜用并毀僞造恐與印信同科問刑者量事情之輕重而議擬之無失其平可也

盜內府財物

釋曰凡 皇城之內皆 內府財物如金帛器

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不分首從而分監守常人）杖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首）杖八十（從減）

一若計（入）贓重於（徒）杖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各加監守常人盜罪一等若未馱載仍以毀論）

條例

一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馬違者以大不敬論

一凡山前山後各有禁限若有盜砍樹株者驗實真正椿楂比照盜

服及九庫二十四監局錢糧光祿寺品物之類
乘輿釋見名例律此皆不計賍者重關 禁地
但盜即坐故不論多寡亦不分首從也初律坐
斬後乃與監守常人盜賍數斬絞罪俱改爲雜
犯准徒五年若盜 乘輿服御物仍作眞犯議
擬蓋在十惡至死之例決不待時○如應收內
庫財物未入庫而盜則常人盜○若盜內官財
物不可以內府科賍重除擅入 皇城門竊盜
賍輕除竊盜問擅入 皇城仍盡本法刺字科斷

條例

第一條此與沿邊沿海事例不同者照例有論
宜更詳之
第二條此以盜內府財物及監守常人盜倉庫
錢粮情重故與竊盜搶奪掏摸等項并論以其
比照竊盜三犯不論曾否刺字並前革從一歸
坐絞若不曾盜內府倉庫錢粮止是竊盜掏摸
搶奪未得并論

盜城門鑰

大祀
神御物斬罪奏
請定奪爲從者發邊衛充軍取土取石開窰燒造放
火燒山者俱照前擬斷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凡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併
贓論罪 併贓謂如十人節次共盜官錢四十兩雖各分四兩入已通筭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兩罪皆斬若十人共盜五兩皆杖一百之類 三犯者絞問眞犯○並

釋曰門設鎖鑰所以防奸盜鑰者必有鎖啓之意但　京城嚴密之地所係最重與府州縣鎮城有間府州縣鎮城亦有人民貨獄關係一方不小與倉庫有間至于倉庫則錢糧文卷在焉三者不同故有犯者隨地擬罪在京城則流府州縣鎮則徒倉庫則杖門雖未開但盜即坐皆不分首從並刺盜官物三字其倉庫門言等鑰者如所收糧斛非一廒所貯銀帛非一篋但係官司局鑰而盜之者皆在其中若盜各衙門鑰者係盜倉庫門等鑰爲是或以盜官物計贓論罪則一鑰所值幾何計贓不多失之輕矣○盜皇城門鑰律無文當以盜　內府物論

盜軍器

釋曰此條眼目曰軍器曰應禁軍器曰行軍之所及宿衛軍人相盜而軍人相盜中又分二項曰入已曰還充官用軍器如衣甲鎗刀弓箭之類乃軍士關領在家者盜者計其所直之價爲贓以凡盜一主爲重併贓論罪一兩以下杖六

於右小臂膊上刺盜官錢糧物三字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畫各濶一分五釐上不過肘下不過腕餘條准此

一兩以下杖八十

一兩之上至二兩五錢杖九十

五兩杖一百

七兩五錢杖六十徒一年

一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

一十二兩五錢杖八十徒二年

一十五兩杖九十徒二年半

十每十兩加一等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盡本法刺字應禁軍器謂人馬甲傍牌火筒火砲旗纛號帶之類乃民間私藏者盜者與私有罪同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罪雖與私有同亦仍盡本法刺字若在官府軍器庫內盜者以盜官物論若在內府盜者以盜內府財物論不在此律矣至于軍人則應用軍器者也軍人彼此相盜既異常人而行軍之所宿衛之處又異常時故入已者不論應得應禁俱准凡盜論免刺宿還充官用者又各減盜而入已之罪一等也各字承行軍宿衛二項而言雖三犯不在一體處絞之限　夫軍器戎備也其軍人初不關給于官故准於其私藏者禁然盜之人乃取諸人家者但止坐凡盜之罪如常人於私家相盜則亦當以凡論惟取之軍器局及官庫內則亦以常人盜罪之或指以為軍器乃民間合用弓箭鎗刀弩叉之類若然則此等不在禁限之物在

一十七兩五錢杖一百徒三年

二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

二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三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

四十兩斬　雜犯徒五年

條例

一凡盜倉庫錢糧若官府大同甘肅宣府榆林遼東四川建昌松潘廣西貴州并各沿邊沿海去處有監守盜糧四十石草八百束銀二十

律必不謂之軍器且盜民間私物入皆知其爲竊又何必云以凡盜論耶至于盜私藏應禁軍器則是事主先不宜有故不著其盜罪是亦猶夫私有而已矣或又以爲此云應禁軍器必知非而軍人關領在家者盜軍人凡所關給皆名軍器然律之所謂應禁猶言在民間所不宜有者云爾此必知其非爲關給之物也不然則所謂一件杖八十其罪反輕之凡盜爲重矣或者求其說而不得則又曰若計贓重于私有之罪者仍以凡盜論亦非是蓋凡盜計贓不行計件皆罪該杖一百流三千里故也若監守盜者亦以監守自盜論

盜園陵樹木

釋曰園陵解見禮律盜園陵樹木者擬諸官物爲重故不計贓不分首從皆杖一百徒三年盜他人坟塋內樹木者擬諸竊盜爲重故爲首者即杖八十爲從者減一等若計其入已之贓重於徒三年杖八十者皆不計其本條徒杖之罪

兩錢帛等物值銀二十兩以上常人盜糧八十石草一千六百束銀四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四十兩以上俱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在京各衙門及漕運并京通臨淮徐德六倉有監守盜糧六十石草一千二百束銀三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三十兩以上常人盜糧一百二十石草二千四百束銀六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六十兩以上亦照前擬充軍其餘腹裏但係撫按等官查盤去處有監守盜糧一百石

直於監守常人盜罪上加一等如盜山陵重盜園陵樹木值二十兩依監守盜論該杖一百流二千里是計贓重于杖一百徒三年矣則加監守盜罪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如盜園陵樹木值五十兩依常人盜官物律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計贓重于杖一百徒三年矣則加常人盜官物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盜他人墳塋樹木值五十兩依竊盜律該杖六十徒一年是計贓重于杖八十矣則加竊盜罪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監守必至四十兩乃斬常人必至八十兩乃絞竊盜加至一百二十兩亦罪該杖一百流三千里此不言刺字蓋絕之矣或以監守常人盜罪滿數各止于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入于死則盜之輕者不計贓而罪重其盜之重者乃計贓而反輕矣豈理也哉不然則如風憲官吏受財各加其餘官吏罪二等使其犯枉法贓至于八十兩雖不加亦不坐絞耶記云爲宮室不斬于丘木蓋言重也然則盜何

草二千束銀五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五十兩以上常人盜糧二百石草四千束銀一百兩錢帛等物值銀一百兩以上亦照前擬充軍以上人犯俱依律并贓論罪乃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不及數者照常發落若正犯逃故者於同爨家屬名下追賠不許濫及各居親屬其各處徵收在官應該起解錢糧有侵盜者俱照腹裏例擬斷

一凡沿邊沿海錢糧有侵盜銀二百兩糧四百

為而不刺按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發塚而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亦免刺今盜樹木於園陵終與盜物於大祀者有間其盜他人墳塋之樹木亦與竊取諸人家者不同故皆得不刺者此也若以為盜未有不刺則前之免刺一律非此義歟

條例

釋曰樹株係關　陵寢蔭護盜砍與取土開窰放火燒山等項俱於　陵寢有傷故重其罪真正椿橛謂驗係新伐者除盜園陵非毀伐樹木係官者及擅入山陵照此例比斬為從者除擅入山陵開毀伐樹木係官者加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兩二等罪今為其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詳下免其杖徒照例充軍○牧放作踐等及官宰不行約束俱問違制○官校賣放除知罪人不捕問枉法贓輕問應捕人受財故縱與同罪○妄拏騙害依恐嚇等律○除例所開

石草八千束錢帛等物值銀二百兩以上漕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上俱照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盜者絞奏

請定奪

常人盜倉庫錢糧

凡常人不係監守外皆是盜倉庫自倉庫盜出者坐錢糧等物發覺而不得財杖六十從減一等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併贓同前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盜官

外如盜殺圍陵鹿南海子書評鹿俱當別議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釋曰監臨主守辦見名例等物二字所該者廣不言得財者既稱監守則財自已掌有意爲盜即無不得財者況事發必是查盤首告得出非如常人自外而入竊盜窺伺於他人之家可以前知其爲盜而捕獲之也二人以上引併贓不分首從全支如一人盜止引監守盜倉庫錢糧等物若干兩該某罪滿數斬係雜犯准徒五年凡係真正監守盜不論雜犯俱刺字自縊刺字娶充警迹三犯刺字皆真犯絞罪下條准此○若所盜器物錢帛之類未將行或乘于寶貨之類未入手銀兩折勘原封留爲同事之人所覺舉者各以擅開官封論罪難從不應事重律盜監守盜財一兩以下本杖八十故也○律於竊盜有再犯刺左臂膊之文其監守常人盜搶奪皆不言再犯則犯者不刺若有自首不實不盡其罪仍至死者雖滅一等科之並免刺字○若

錢糧物三字

一兩以下杖七十

一兩至五兩杖八十

一十兩杖九十

一十五兩杖一百

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

二十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

三十兩杖八十徒二年

三十五兩杖九十徒二年半

兩人同監守甲盜乙挾分其贓甲依本律乙依監守之人詐取所監守之物律若乙受甲非倉庫中之物買免依受財故縱律贓雖多甲可引例乙不得同例矣○若非監守者俱係在官之人而挾分原贓不舉者俱科以枉法挾取而舉科以求索其人自送受而舉之以不枉法論○常人嚇分原贓以知盜後分贓論若非原贓以恐嚇論○又若盜官物之後被不知情人盜去只恐盜知情盜去與盜來官物寄藏人家被其全用俱依常人盜分用問盜後分贓○又若監守已革職役而盜及庫斗盜別倉庫錢糧若問倉庫官攢庫斗盜本倉庫非自己經收之物擅取衙內中木石磚瓦之類論詐砍獸後湖魚官山內樹木南船上所載官物冒造支册灶塲支鹽經收經解人役將收解錢糧交明後挪行偷盜俱擬常人盜○庫子引賊人盜庫銀庫子問監守賊人問常人○如附餘錢糧已由作正數從問監守常人贓合例引例充軍如未作正

四十兩杖一百徒三年

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

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五十五兩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十兩絞（雜其監守直宿之人以不覺察科罪）

條例

一監守常人盜侵欺入己但有贓至二十兩以上者限一箇月二百兩以上者限二箇月果能盡數追完照本律發落眞犯死罪者減等

照附餘問罪此與挪價銀兩俱入官者貨私鹽私茶等物及贓罰之類縱侵盜數多俱不可引例以非正糧故也

釋曰科罪兩數自二兩五錢起以後俱每二兩五錢加一等至四十兩斬係雜犯該贖銀五錢二分五厘今例准徒五年

條例

釋曰此例專為監守常人盜倉庫錢糧而設故首句特以凡倉庫錢糧總之各條以監守盜論以常人盜論俱不自倉庫中盜出者不得輒引此例其未入倉庫者若係徵收在官軍需物料已出倉庫者若係起解料價銀兩雖非倉庫中盜出然此等錢糧干係軍國大計故亦照腹裏科斷其管收管解之人盜銀五十兩常人知其為軍需物料起解料價盜至百兩照擬邊遠充軍若不係軍需物料起解料價又非倉庫盜出即不得引此例又例言正犯逃故於同數名下追賠亦自倉庫錢糧言若別項還官贓物合依

免死充軍充軍以下俱減一等如過期不完各依本等律例從重定擬

強盜

凡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雖不分贓亦坐○若以藥迷人圖財者罪同但得財皆斬○若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監候得財不得財皆斬須看臨時二字因盜而姦者罪亦如之不論成姦與否不分首從共盜之人不曾助力不知拒捕殺傷人及姦情者

名例犯人身故勿徵矣〇律雖併贓論罪例須入已之錢粮滿數如監守盜邊餉銀二十兩京漕六倉銀三十兩腹裏銀五十兩方引此例

常人盜倉庫錢粮

釋曰常人非但軍民人等雖在官之人不係監守者皆是雖倉庫亦謂之財不得財者雖已行而為監守之人所覺或被拘執或偏鑰固審徐不得入手皆是得財者不必已離盜所如金銀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謂凡常人盜倉庫一應係官錢粮等物已行而不得財者杖六十免刺為從者減一等但得財者其同盜之人不分首從不問所盜人數次數併贓論罪贓多者查例發遣其流罪以下並刺字充警此條錢粮物三字是眼目粮盜于倉錢等物盜于庫始謂之盜官錢官粮官物問此條須以戶律倉庫不覺失盜條來治典守之罪〇凡常人與強竊等盜律皆云不得財者制在人也其得財而皆云但者謂不必以分贓為斷也此亦不言再

審確止依竊盜論分首從得財不得財〇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首者但免其盜罪仍依鬪毆傷人律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於竊盜不得財本罪上加二等杖七十毆人至折傷以上絞殺人者斬為從各減一等〇凡強盜自首不實不盡只宜以名例自首律內至死減等科之不可以不應從重科斷

條例

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盜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應捕人不在此限強竊

犯犯者不刺其有自首不寬及不書者並免刺字若先犯竊盜再犯盜官物或先犯盜官物再犯竊盜其雖刺右臂者俱合紀錄若三犯偷盜官物當照竊盜三犯擬罪○盜礦偷採珠池木管官旗冒支逃糧月糧及侵欺已故軍人布花銀錢俱依此條○各處解錢糧人自行及主令子弟家人承當解納侵尅官價問監守盜若他人包攬錢糧將正價侵分花費者問常人盜若包攬入于正價外多要盤纏使用等項或指勝價爲由多索財物入己者問詐騙科罪兩數自五兩杖八十之後但每五兩加一等直至五十五兩滿流上加五五二十五兩坐絞係雜犯該贖銀五錢二分五厘今例准徒年

强盜

釋曰强盜已行而不得財　强盜已行而但得財　以藥迷人圖財　竊盜臨時拒捕　因盜而姦

第一節强盜已明火執杖至于主家是謂已行

盜贓止追正贓給主無主者沒官若諸人典當收買盜賊贓物不知情者勿論止追原贓其價於犯人名下追徵給主

强竊盜再犯及侵損於人不准首家人共盜以凡人首從論

一强盜殺傷人放火燒人房屋姦汙人妻女打刦牢獄倉庫及干係城池衙門并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財俱照得財律斬隨卽奏請審決梟示若止傷人而未得財比照搶奪傷人律

若為事主所拒鄰保所援不得主家財物雖其家之無損而其強已行矣不分首從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主家財物者不分首從皆斬雖不分贓亦坐強盜之罪本以強論不以贓論故不問分贓不分贓也觀下條共謀者行而不分贓皆斬可見近來多以不得財為不分贓誤矣在主家謂之財入盜手謂之贓強盜律止言得財不得財而無行不行分贓不分贓之文可見但得財則不問行而不分贓皆斬也凡盜大例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強盜但係刼出財物縱未曾分受亦為得財不待其各分入已而後謂之得財也不觀竊盜尚且併贓則強盜豈止科人已律意顯然人自不察耳

第二節若以藥迷人圖財者但欲取人之財不顧傷人之命其事雖秘其心寔強故與強盜罪同其不得財者擬六罪同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得財者擬六罪同強

科斷 凡六項有一於此即引梟示隨犯摘引所犯之事

一響馬強盜執有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俱不分人數多寡曾否傷人依律處決於行劫去處梟首示衆 如傷人不得財依白晝搶奪傷人斬

一凡捕獲強盜不許私下擅自拷打俱送問刑衙門務要推究得實若徇情扶同致有冤枉體量罪不饒

一凡強盜必須審有贓證明確及係當時見獲者照例即決如贓跡未明招扳續緝涉於疑

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律不分首從皆斬
第三節若竊盜有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不問
其得財與不得財皆斬蓋曰拒捕則其人雖竊
其事定强矣然須看臨時二字若已離盜所因
追趕而拒捕則非臨時矣惟正行竊之時爲事
主所覺乃不棄財逃走而護贓格鬭非强而何
雖不殺傷人亦斬觀及字可見若因盜而姦汚
人妻女者則與臨時拒捕殺傷人者無異故罪
亦如拒捕者斬凡此皆竊盜之事而附于强盜
條者以其近于强也其盜之人有不曾助力格
鬭者有先事輒逃或在外把風而不知有拒捕
行姦之情皆同伴事主證佐明白此係竊盜得
財不得財分首從論然臨時拒捕指已得財
者言之觀下文云棄財逃走則此爲已得財者
可知若未得財而拒捕者似未引得此律觀强
盜已行而不得財亦得減死則可見矣惟殺傷
人則不可貸觀一及字可見
第四節若竊盜爲事主知覺棄財逃走而事主

似者不妨再審其開州衙門如遇覆審強盜
務要審有贓証方擬不時處決或有被獲之
時夥賊供証明白年久無獲贓亦花費夥賊
已決無証者俱引監候處決

劫囚

凡劫囚者皆〔不分首從〕斬〔監候但劫即坐不須得囚〕若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同罪至死者減一等〔雖有服親屬與常人同〕竊而未得囚者減〔囚〕二等因而傷人者絞〔監候〕殺人者斬〔監候雖殺傷被竊之囚亦坐〕前罪不問得囚與未得囚

追逐因而拒捕者是不過一時規脫之計與臨時拒捕者不同故止依罪人拒捕律科斷於竊盜不得財上加二等杖七十毆人至折傷以上絞殺人者斬但傷至內損吐血者仍從重論其為從各減一等○若不棄財逃走事主逐而殺之勿論○若棄財被殺傷以罪人不拒捕而殺傷科事主追逐跌死事主賊問不應從重跌死賊主無罪○若他人見人盜物而捕之被殺傷者雖不係地方應捕亦同罪人拒捕不可問凡毆○問強竊盜要看後條盜賊窩主共謀為盜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不行又不分贓律擬斷

按強盜共謀不行又不分贓者坐不應事重若造意者仍依窩主律○強盜自首免罪後又再犯及侵損于人不准出首○家人共盜以凡人首從科○軍職犯強盜係祖父功勳仍許子孫承襲調衛差操自己功勳不襲○竊盜拒捕傷人自首者但免其盜罪仍依鬬毆傷人法○或

為從各減一等（承竊因與竊而未得二項）若官司差人追徵錢糧勾攝公事及捕獲罪人聚眾中途打奪者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而傷差人者絞（監候）殺人及聚至十人（九人而下止依前聚眾科斷）為首者斬（監候）下手致命者絞（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其率領家人隨從打奪者止坐尊長若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家長坐斬為從坐流不言殺人者舉輕以該重也）○其不於中途而在家打奪者若打奪之人原非所勾捕之人係威力於私家拷打律主使人毆者依主使律若原係所勾捕之人自行毆打在有罪者依罪人拒捕

謂強盜不得財而殺人依故殺分首從不得財而傷人依罪人拒捕科斷非也竊盜拒捕雖不傷人亦斬況強盜乎故有臨時拒捕殺傷人及姦而不得財者即以竊盜拒捕殺傷及行姦律比附上請可也○凡強盜首作竊盜其贓既盡難作強盜不得財及不宜至死減等科斷蓋強盜及盜官錢粮受財枉法律皆以贓入死若首有不寔但贓盡者仍以不寔或不得財論罪則如強竊常人盜在律有不得財之文者猶可言也至于監守自盜搶奪受贓求索嚇詐科斂之類將何以處之但隨其重輕而論以不應為當或又以強盜自首難寬而贓不盡者止論不應不作至死減等其意以為強盜本不計贓難坐不盡故也誠若此言則如有人犯強竊盜並得財二百一十兩其首有不盡各九十兩其在竊盜當仍以從論其在強盜止于笞杖而已是於竊盜豈不反獨重也不然則名例以不盡之罪罪之亦謂于凡罪止之外者皆不坐耶

律無罪者依抑毆追攝人律

條例

一凡官司差人追徵錢糧勾攝公事并捕獲罪人但聚衆至十人以上中途打奪為從者如係親屬并同居家人照常發落若係異姓同惡相濟及棍師打手俱發邊衛充軍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少而無兇器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强刼也人財物者不計贓杖一百徒三年計贓併贓論重者加竊盜

條例

第三條曰殺人曰放火燒人房屋曰姦污人妻女曰打刼牢獄倉庫曰打刼干係城池衙門曰積至百人以上凡六項有一於此即引例梟示隨犯摘引所犯之事

第四條此例無弓矢軍器不引雖有弓矢軍器不得財不引如有弓矢軍器傷人不得財依白晝搶奪傷人斬不引此例以其無財故也

刼囚

釋曰刼囚　竊囚　竊而未得囚　因竊囚殺傷人　打奪殺傷人　打奪聚至十人

第一節已招服罪而鎖杻拘禁者謂之獄囚已審供取詞未招服罪而散行拘禁者謂之罪囚若犯罪事發勾攝追捕猶未拘禁者謂之罪人刼謂强取也凡人犯罪拘繫在獄或解發在途而其同類之人或打開監門或在途邀截用强刼奪者不問得囚與否不分首從皆斬私竊者或踰墻穿壁或鬆鐐解鎖致人不見而放囚逃走

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者首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爲首）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〇若因失火及行船遭風著淺而乘時搶奪人財物及拆毁船隻者罪亦如之（亦如搶奪科罪）〇其本與人鬬毆或勾捕罪人因而竊取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因而奪去者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並免刺若竊奪有殺傷者各從故鬬論（其人不敢與爭而殺之曰故與爭而殺之曰鬬）

條例

則與強刼者有闘推爲首之人與因同罪其囚罪至死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雖有服親屬其論罪與常人同不在得相容隱之限以其爲在官拘係之人故也若竊而未成者減囚罪二等但傷人則絞殺人則斬雖殺傷被竊之囚亦坐以前罪蓋竊而殺傷人卽强也爲從者各減爲首之罪一等○竊囚與竊而未得二項而言○竊囚先議囚罪後議竊者之罪議云趙甲合依犯罪被囚禁而越獄在逃者於臉聽人一日本罪上加二等律絞乙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趙甲同罪律各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至死者減一等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某人强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同罪至死者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受財故縱者全科不減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强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同罪係受財故縱者全科律斬　竊而未得囚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竊而未得囚者減囚强盜

一凡號稱喇唬等項名色白晝在街撒潑口稱
聖號及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爲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真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爲民雖係初犯若節次搶奪及再犯累犯笞杖以上者俱發原搶奪地方枷號一箇月照前發遣若里老鄰佑知而不舉所在官司縱容不問各治以罪

已行而但得財罪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但至殺傷人雖未得因亦坐斬絞不在減科　竊囚臨時拒捕即同刦囚被逐棄囚逃走亦與竊盜被覺棄財逃走事同若有拒捕宜同竊盜皆用罪人拒捕律科罪

第二節若官司差人追徵錢糧或勾攝應行公事及捕獲有罪之人其人已為差人所得而聚衆三人以上於中途毆打差人將其人奪去者則與在官拘繫者不同故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因打奪而傷差人者絞殺人及聚至十人為首者斬其殺人者為首之人雖非致命亦坐斬罪又於內揬究下手致命之人亦坐以絞蓋殺人之罪為重不得槩以為從論也稱聚至十人則雖九人亦止依前三人以上律論矣為從者各減為首罪一等亦通承聚衆打奪人以下而言隨從打奪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殺傷人及隨衆至于十人並杖一百流三千里此皆指他人而言也　打奪議云適甲依官司差人拘獲

凡問白晝搶奪要先明事犯根由然後揆情剖決在白晝為搶奪在夜間為竊盜在途截搶者雖昏夜仍問搶奪止去白晝二字若搶奪不得財及奪之物即還事主俱問不應如強割田禾依搶奪科之探知竊盜人財而於中途搶去而問搶奪係强盜贓止問不應若見分而奪問盜後分贓其親屬無搶奪之文比依恐嚇科斷

竊盜

夥人聚衆中途打奪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錢乙依為趙甲從者減罪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　打奪傷人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傷人者律絞錢乙依為趙甲從者減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打奪殺人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殺人為首者律斬錢乙依下手致命者律絞孫丙李丁俱依為趙甲錢乙從者減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中途打奪聚衆至十人今有例　率領他人與率領家人不同上文所謂因而殺人為首者斬下手致命者絞蓋為率領他人而設而不為家人言之故下面又說率領家人一段率領家人係同居及有服親屬隨從打奪者雖聚衆至十人以上但不曾傷人則止坐尊長一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家人為從之罪依家人共犯免科若家人亦曾助打傷人則仍以凡人打奪傷人首從論減尊長一等不在免科之限

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贓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指上得財不得財言減一等以一主為重謂如盜得二家財物從一家贓多者科罪併贓論謂如十人共盜得一家財物計贓四十兩雖各分得四兩通算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兩之罪造意者為首該杖一百餘人為從各減一等止杖九十之類餘條准此初犯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監候以曾經刺字為坐○掏摸者罪同○若軍人為盜或竊或掏摸贓至一百二十兩者雖免刺字三犯並有文案明白一體處絞監候

家人之爲從與不爲從全在於傷人與不傷人按名例律凡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此分首從之常也又曰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是不照常人分首從矣又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此所謂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也議云趙甲等所犯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因而傷人者律趙乙趙丙俱依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鬬毆折人兩股爲從者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　此則爲不言殺人其罪輕足以見義矣假如有之縱見家人亦曾下手致命亦只以爲從論誠以他人之於爲首造意之人非有所受制而聽其號召爲之出力下手致命此非亦見兇强之人焉敢公然兇惡如此故特平以殺罪不以從論若家人則或子弟之爲父兄或奴僕之從家長情非得已意非已造况家長既抵命矣又科家人下手殺罪是以一家二命抵一命也故一家只合以從論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

一兩以下杖六十

一十兩杖七十

二十兩杖八十

三十兩杖九十

四十兩杖一百

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

六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

七十兩杖八十徒二年

八十兩杖九十徒二年半

人捕獲罪人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因而殺人爲首者律斬這乙趟內俱依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鬬毆殺人爲從者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律稱中途打奪須中途奪去者方是蓋此律附于封囚之下故也若不于中途而在家打奪者其打奪之人原非所拘捕者止依威力制縛人論主使人毆者依威力主使人毆打首從論若旣係所拘捕之人則有罪者以罪人拒捕論無罪者以拒毆追攝人論不得誤引此律

若率領家人打奪又聚他衆不曾傷人者其爲從之罪在衆以凡人論在家人則以免科論

同謀共毆人聚衆打奪人威力主使人此三律要緊者同謀共毆人則重在下手致命之人聚衆打奪人則重在爲首率領之人威力主使人則重在主使之人蓋同謀者勢均力敵之儕也曰聚衆爲首率領則力能號召乎人曰威力主使人毆打則威力能使人而人不敢不聽其使者也寔非同謀共毆之比故同一毆人致死

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

一百兩杖一百流二千里

一百一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一百二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

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三犯不論贓數絞監候

條例

一凡遇三犯竊盜中有贓數不多或在赦前一次赦後二次或赦前二次赦後一次者併入矜疑辯問疏內叅酌奏　請改遣

盜馬牛畜產

也彼之原謀得減下手者一等而此之下手乃減率領王使者一等也

條例

釋曰此指打奪傷人者言爲首者已坐絞矣故但著爲從者之罪要看同惡相濟趨師打手入字若不曾傷人及非行兇器仗追勘明白者不引此例　又云所謂官司差人勾攝公事等者即老人里長也今皂快下鄉狐假虎威求索少不滿意即以拒捕數怒官司使無辜之民枉受荼毒豈律例意哉

白晝搶奪

釋曰白晝搶奪　搶奪傷人　因失火遭風而乘時搶奪　因鬬毆勾捕而竊取奪取財物及有殺傷

第一節白晝搶奪人財物其造意爲首者不論贓之多寡即杖一百徒三年若白晝公行不畏人知惡其近于强也若計所奪之贓罪于杖一百徒三年者於竊盜罪上加二等竊盜八十

凡盜民間馬牛驢騾猪羊雞犬鵝鴨者並計所值之贓以竊盜論若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論○若盜馬牛(兼官私言)而殺者(不計贓)即杖一百徒三年驢騾杖七十徒一年半若計贓(並從已殺計重入今徒三年徒贓重方一年半)本罪者各加盜(竊盜常人盜)罪一等

條例

一凡盜御馬者問罪枷號三月發邊衛充軍若將自已及他人騎操官馬盜賣者枷號一

兩應杖九十徒二年半搶奪八十兩即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二人以上則併贓論罪或謂各計入己之贓謬矣首從入己之贓設有不等乃各自為罪何以云為從各減一等則是搶奪又較之竊盜反輕矣何以云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乎傷人即斬殺人可知以罪止于斬故不言且為從者於杖一百徒三年之加竊盜二等或傷人之罪之上各減一等該流徒以下照刺字充徒此搶奪律無再犯之文則犯者不刺若先犯竊盜刺訖右臂今又犯該搶奪者亦不加刺或六搶奪再犯刺左臂三犯亦一體處絞竊盜之故也○搶奪不得財即不成搶奪止問不應搶奪財物就還事主者依自首仍問不應○白晝搶奪與邀劫道路情跡相似須當有辨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者強劫也○昏夜搶奪執仗行兇即是強盜其不知不見而取之即是竊盜故不言

箇月發落盜至三匹以上及再犯不拘匹數俱免枷號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衛所各充軍五匹以上屬軍衛者發極邊衛屬有司者發邊衛各永遠充軍若養馬人戶盜賣官馬至三匹以上亦問發附近充軍

一凡冒領太僕寺官馬至三匹者問罪於本寺門首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不分首從俱問常人盜官物罪家長引例家人不引

盜田野穀麥

第二節人家失火及行船遭風着淺多有託于救護而乘勢搶奪者是即白晝搶奪也故其罪亦如之贓輕者亦杖一百徒三年贓重者亦加二等傷人者亦斬爲從流以下者亦並刺字律意恐人將此等差殊而觀故特言之

第三節上條白晝及乘失火遭風而搶奪者其意猶在圖財其情尚故犯即坐徒傷即坐斬其本與人忿爭鬪毆或承差追捕罪人因而搶奪其財物者雖在白晝然其初無謀財之心其情稍輕故竊取者則計贓准竊盜論強奪者則加竊取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二人以上亦併贓科罪此竊奪各有所因並免刺字若因竊奪而有殺傷者各從故鬪論故鬪二字不苟故謂故殺鬪謂鬪毆殺及毆傷也如其人不敢與爭而殺之則從故殺斬律如其人與角而殺之則從鬪毆殺絞律傷則從鬪毆條成傷輕重擬罪緣本犯初因鬪毆及勾捕本無搶奪之心恐人泥于搶奪傷人坐斬之文故曰

凡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謂原不設守及不待守之物）器物者竝計贓准竊盜論免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他人已用工力斫伐積聚而擅取（取與盜字有別）者罪亦如之（如柴草木石雖離本處未馱載間依不得財笞五十合上條有拒捕依罪人拒捕）

條例

一凡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等項礦砂每金砂一斤折銀二錢五分銀砂一斤折銀五分銅錫水銀等砂一斤折銀一分二釐五毫俱比照

故自依殺論鬬自依鬬論不可一槩坐以搶奪傷人之罪也　因而奪去者加二等引用不可照律順施宜云其人依本與人鬬毆因而奪去財者加竊取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幾十兩罪二等律

條例

第一條此例重在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若差人搶所拘之人財止問罪不引例雖係公差而打搶平人之財及光棍等在街市毆搶方引此例節次搶奪指未發言

竊盜

釋曰竊盜得財不得財　初犯再犯三犯　掏摸　軍人為盜

第一節竊盜已至盜所或已穿窬踰墻為事主覺逐而不得財者雖不得財業已行盜故笞五十免刺但竊得一家財物者雖所竊不止一主只以一主財多者為重併贓論罪凡强竊盜所謂得財不得財者皆謂已未得其事主之財財

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論若在山洞捉獲者分為三等持杖拒捕者為一等不論人數贓數多寡及初犯再犯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若殺傷人為首者比照竊盜拒捕殺傷人律斬其不曾拒捕若聚至三十人以上者為一等不論贓數多寡及初犯再犯為首者發邊衛充軍為從者枷號三箇月照罪竊盜罪下同發落若不曾拒捕又人數不及三十名者為三等為首者初犯枷號三箇月照罪發落再

入盜手則謂之贓其未曾分受者止可謂之不分贓而不可謂之不得財若見強盜及窩主二條下竊盜得財若各主通算全科則嫌于太重故定以一主為重贓雖以一主為重若各計入已之數以坐其罪則嫌於太輕且使已行強竊而未分贓者得以未有入己之數可坐而幸免非律所以懲盜之意也故論罪必併贓誠以在彼雖分而在失主則失去若干物者乃此若干人之所為也是贓可分而罪不可分矣或者以一主為重則久慣之盜盜得主多者反有不計之贓併贓論罪則假如十人共盜得四十兩內中有分得十兩二十兩者有只分得一兩三四兩者使一兩三四兩者同得四十兩之罪不嫌於不均乎此殊不知四十兩之得乃此得一兩三四兩者共盜之力也律治其盜而不治其分又安有不均之嫌哉況有三犯處絞之律則主多者雖有不計之贓而慣盜者隨有莫逃之限此律意之所以似寬而實嚴也為從者各減一

犯亦發邊遠充軍為從者止照罪發落凡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惟據見獲論罪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攀指違者參究治罪

親屬相盜

凡各居本宗親屬相盜（兼後尊長卑幼二欵）財物者期親減凡人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一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並免刺（若盜有首從而服屬不同各依本服降減科斷為從各又減一等）若行強盜者尊長犯

等各字指上得財不得財言初犯于右小膊再犯于左小膊不分首從並刺竊盜字仍充警跡三犯並絞所犯次數以兩臂曾經刺字爲坐如自首有不實不盡遇赦免罪老幼婦女收贖或盜田野谷麥或親屬相盜若將引之類皆免刺者亦不充警不在次數之限若先犯監守或常人盜或搶奪或掏摸已刺右臂今又犯該竊盜初犯者不刺至再犯則依律方刺右臂又如先犯竊盜已刺右臂又犯監守常人盜亦該刺者但本犯右臂刺有字樣則合免刺不得刺于左臂此與竊盜之法不同○或謂竊盜行不分贓止以不得財科罪非也蓋律于强竊等盜而云但得財者明懲其爲盜而以斷于主所合以盜論罪初不在乎分贓與不分贓也若窩主則因其有行有不行故乃言分贓耳然造意者律亦不著其行不分贓之罪豈非因其各有强竊盜行而得財本律不待分窩主爲言歟且竊盜窩主爲從其日行而不分贓者仍以從論使其與

卑幼不從強盜已行而得財不得財各依上減罪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不在減等之限若有殺傷者總承上竊盜二項各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論（○）若同居卑幼將引若將引各居親屬同盜其人亦依本服降減又減爲從一等科之如卑幼自强盜止依擅用不必加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論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兼首從言減凡盜罪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强盜得財不得財論若他人殺傷人者係自

竊盜一人俱同行俱不分贓則一時二罪豈惟爲主之故而乃爾相遠耶况竊盜之罪雖以贓斷然亦不係于各人所入之多寡夫分贓者既不各于其所入異罪而不分贓者乃遂謂其與不盜同情可乎或又謂竊盜造意行不分贓不可仍爲首論亦非也觀其謀爲竊盜臨時爲强盜其不行之人造意而不分贓知情不知情並爲竊盜從則此雖不分贓但以其行故而從首論何足疑乎不然則彼豈以不得財科斷矣其餘人分贓者孰將爲首也哉○竊盜不許贖舉故不審力惟老幼婦女犯者依律收贖

第二節擇便取物曰掏以手取物曰摸如今白晝闖入人家因便取其財物及割人衵與荷包之類此與竊盜無異故其科罪或笞或杖或流或徒或刺字及爲從減等俱與竊盜同仍併入竊盜次數通論三犯坐絞拒捕亦同竊盜拒捕

第三節若軍人犯竊盜掏摸者雖免刺字亦計其所犯次數至三犯者與常人一體處絞免刺

竊盜臨時殺傷人斬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仍以私擅用加罪及殺傷罪權之從其重者論○其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長財物及自相盜者

首減凡盜罪一等免刺爲從又減一等被盜之家親屬告發並論如律不在名例得相容隱之例

條例

一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如係強劫比依各居親屬行強盜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斬奏 請定奪

不獨軍人而已如軍官總小旗軍丁識字軍吏軍斗軍廚軍匠舍人舍餘局匠男士力士校尉将軍老幼婦女有犯俱不刺字

條例

釋曰竊盜三犯係是怙終之人審錄官不得開入可矜之例混奏得辦止今監候必待　朝廷有大慶會大肆赦而後釋之故特開此一路

盜馬牛畜産

第一節馬牛驢騾猪羊雞犬鵝鴨並有時價然物價一也而在官者與在私家者不同故盜他人所養計贓以竊盜論爲首者至一百二十兩罪該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減一等若盜在官者以常人盜官物論不分首從至八十兩絞並刺字常人盜官物只是常人盜倉庫錢糧內科盜御馬盜賣騎操官馬冒領太僕寺官馬養馬人戶盜賣官馬俱有例得遺失官馬賣者舊時以不送官坐贓論買者問不應今依盜官畜以常人盜官物論不知其爲官物而盜者雖係官

恐嚇取財

凡恐嚇取人財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以一主爲重併贓分首從其未得者亦准竊盜不得財罪上加一等免刺若期親以下自相恐嚇者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計贓准竊盜加一等尊長犯卑幼亦依親屬相盜律遞減科罪期親亦減凡人恐嚇五等須於竊盜加一等上減之

條例

一監臨恐嚇所部取財者依挾勢求索強者准枉法論

物只依竊盜
第二節盜牛馬而殺兼官私言盜馬牛而殺即杖一百徒三年盜驢騾而殺即杖七十徒一年半獨言馬牛驢騾不計贓者蓋四者比猪羊等物為重且不當殺而殺之之情有重于盜故也若計官牛馬贓四十五兩以上私牛馬贓一百兩以上則重于杖一百徒三年矣計官驢騾贓三十兩以上私驢騾贓七十兩以上則重于杖七十徒一年半矣各加盜罪一等亦刺字夫宰殺自己馬牛且杖一百駝騾且杖八十況盜諸他人而又殺之者其可但以常盜之罪待之哉或言加罪之贓雖滿數不入于死若爾則盜官畜產八十兩坐絞盜而殺之仍止于流失輕重矣此不言刺字因上以竊盜常人盜論之文不待言也其盜大祀未進　神御等物各加盜罪一等何以言刺字此蓋前無所因故註云各加監守常人盜一等或謂盜而殺不當刺字豈信猪羊等畜不言盜殺者乃刺字耶　猪羊等

一知人犯罪事不虛而恐嚇取財者合計贓以枉法論

一凡將良民誣指為盜及寄買賊贓捉拿拷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為由沿房搜檢搶奪財物淫辱婦女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衛永遠充軍（誣指送官依誣告論　淫辱婦女依强姦論）

詐欺官私取財

凡用計詐（僞）欺瞞官私以取財物者並計（詐欺之）贓準竊盜論免刺若期親以下（不問尊長卑幼同居各居）

物雖盜而殺亦止科盜罪　故殺官私馬牛等物有律在廐牧　按竊盜贓六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過百兩即重于本罪常人盜贓二十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兩杖一百徒三年過四十五兩即重于本罪
馬牛等畜若係牧養人盜及殺者以監守自盜論

條例

第一條主守以監守盜論外人依盜官畜論
御馬在　皇城內盜出以盜內府物論

第二條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疋以上依律問盜官者以常人盜官物不分首從併贓論八十兩絞家長引例家人不引例謂不例無首從之文其尊例在家長也　若冒領不及三疋止照常發落

盜田野穀麥

釋曰無人看守謂原不設守及不待守之物若因僻無人而盜之即是竊盜矣山野柴草木石

自相欺詐者亦依親屬相盜律遞減
若監臨主守詐欺同監守之人取所監守之物者以監守自盜論未得者減二等○若冒認及賺賺詐欺拐帶人財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係親屬亦免刺論服遞減

條例

一凡誆騙遷官吏及舉人監生生員人等財物指稱買官買缺及買求中式等項俱問罪不分首從於該衙門首枷號三個月發烟

謂無主得共採者若有主即係無人看守物矣以他人已用工力故同此律科然必搬移他處方可坐非如錢糧之據入手爲證也謂凡盜人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則與積貯在家者有間並計所值之價爲贓准竊盜論免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本無物主但他人已用工用斫伐積聚而擅取之是亦取非其有者故其罪亦如盜田野穀麥科斷擅取謂擅自將去也不謂之盜　不石雖離本處者未成搬開依不得財若五十此與上節有拒捕係罪人拒捕科

條例

釋曰金銀等礦穴俱經官公禁封查　言不得隋採故有採者即謂之盜持仗拒捕依罪人拒捕律會殺傷人始依竊盜拒捕律二等三等俱問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論巡捕人員逼令非山峒捉獲止是收藏背負之人展轉扳指依款令誣指平人或故入人罪

親屬相盜

瘴地由充軍其失逸管幹致破駈騙者免其枷號亦照前發遣

一凡指稱外內大小官員名頭幷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駈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者俱不分首從發邊衛充軍[illegible]重者仍枷號二箇月發遣　如親屬指官駈騙止依期親以下詐欺律不可引例

略人略賣人

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爲奴婢　及略賣良人與人爲奴婢者皆　不分首從未賣　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

釋曰各居親屬相盜　親屬行强盜　因盜殺傷　同居卑幼相盜及因盜殺傷　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財及自相盜　首節言各居而兼尊卑強竊次節言同居而止有卑幼無尊長止有竊盜無强盜同居卑幼又止有將引他人爲盜而無不引他人而自盜之文蓋旣曰同居尊長則家其家財其財也何盜之可言乎同居卑幼私盜財卽是卑幼私擅用財故此無其文卑幼同居財亦其有也制于尊長不得用而盜則容或有之何强之忍言乎然人心不古變態日滋故今有其例

第一節各居謂不同門戶不共財產者止曰親屬卑幼亦在其中如外姻妻妾之類期親以下五服俱兼尊長卑幼言相盜財物不止謂竊盜雖掏摸搶奪亦是故曰公取竊取皆爲盜並計贓論罪期親減凡人盜五等如竊盜一兩以下笞一十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不得財減盡無科大功減四等罪止杖七十徒一

子孫者造意杖一百徒三年因誘賣不從而傷之被略人者絞監候殺人者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被略之人不坐給親完聚○若假以乞養過房爲名買良家子女轉賣者罪亦如之不得引例若買來長成而賣者難同此律○若和同相誘取在己及兩相情願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誘之人減一等仍改正給親未賣者各減已賣一等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誘法被誘略者不坐○若略賣和誘他人奴婢者各減略

年半小功減三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緦麻減二等罪止杖九十徒二年半無服減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並免刺字不得財者從笞五十上減之若盜有首從而服屬不同者各依本服降減科斷為從者各又減一等若行強盜者如尊長犯卑幼雖不分首從亦各依上五等減科其得財者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緦麻杖一百徒三年無服之親杖一百流二千里其不得財者期親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杖八十徒二年緦麻杖九十徒二年半無服之親杖一百徒三年其卑幼犯尊長則並依凡人強盜論不得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皆斬若有殺傷總承上犯竊二項各依鬬毆殺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論罪如大功尊長盜卑幼財物該杖六十從一年又毆折事主一肢該杖七十徒一年半則從傷論若折肋止該杖一百者則從盜論之類其殺死亦然若卑幼

賣和誘良人罪一等〇若略賣子孫為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姪姪孫外孫若己之妾子孫之婦者杖八十徒二年（略賣）子孫之妾減二等同堂弟妹堂姪及姪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和賣者減（略賣）一等未賣者又減（已賣）一等被賣卑幼（雖和同以聽從家長）不坐給親完聚〇其（和略）賣妻為婢及賣大功以下（尊卑）親為奴婢者各從凡人和略法〇若（受寄所賣人口之）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牙保各減（犯人）一等

犯尊長者其殺傷有重于盜亦以殺傷論盜罪重則仍從盜論夫親屬相盜者不分尊長卑幼俱得依服遞減若行强盜則尊長論服而卑幼從凡是尊卑也以上罪名若係被盜親屬之家告發並依律科斷雖卑幼告發尊長亦科前罪不在得相容隱之人為首及相告言各聽如罪人自首發免科減等之限蓋所謂相告言者是親屬平日各犯有罪偶因忿爭而互相訐發如兄侵盜官粮弟掘挖他人墳塚因忿爭而彼此訐發皆得免罪非為被害而告亦得免也第二節同居共財也故盜曰盜己家用曰私擅用但以其將引他人為盜故又加私擅用財罪二等二十兩笞四十每二十兩加一等至八十兩之上罪止杖一百觀此則不將引他人而自盜者只作私擅用財論可知矣其他人為從者則為卑幼所將引故得減凡盜併贓論一等一兩以下笞五十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免刺若將引各居親屬同盜者其人亦依

一並追價入官不知者俱不坐追價還主

條例

一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與略賣良人子女不分已賣未賣俱問發邊遠充軍若略賣至三口以上及再犯者用一百斤枷枷號一箇月照前發遣三犯者不分已未賣俱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其窩主與買主并牙保人等知情者各依律治罪婦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無夫男者止坐本婦照常發落

本服降減又減為從一等科之名若親屬將引他人相盜律無其文葢親屬而各居不分將引自盜等日盜而足矣所不必言也然有犯者要知親屬雖依服制減等他人仍以凡盜論罪不比為同居卑幼所將引者他人得減凡盜一等也若卑幼因盜而有所殺傷親屬者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其他人同盜者縱不知殺傷之情亦依強盜論不得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皆斬罪其同盜者若他人殺傷親屬者他人同依傷盜臨時殺傷人律斬矣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罪坐所由也不言卑幼行盜而云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者以殺傷之人或有及于卑幼者也或謂尊長因禦盜而殺卑幼不知律于夜入人家及罪人拒捕其殺死者且得勿論于行盜之卑幼何有哉即是他人亦當分登時與已就拘執拒捕與不拒捕各條科罪或說非也

第三節奴婢雇工人立一家長及其比肩之人雖

一將腹裏人口用強略賣與境外土官土人峒寨去處圖利除殺傷人律該處死外若未曾殺傷人比依將人口出境律絞為從者文官問革武官調烟瘴地面衛分帶俸差操軍民人等發邊衛永遠充軍（原係邊衛者改發極邊衛充軍）

發塚

凡發掘他人墳塚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屍者絞（監候）發而未至棺槨者杖一

無其財之義然既曰同居則非必然外人之比也故盜家長財及自相盜者俱得減凡盜併贓論罪一等為從者又減一等並免刺字若行強盜則仍引強盜律何則卑幼且以凡論而況奴婢雇工人乎或謂奴婢雇工人其不言將引他人及他人同盜之罪者俱蒙上文非也奴婢雇工人行盜其罪本與卑幼不同則其將引他人安得概用卑幼之律設有犯者奴婢雇工人自依減凡盜罪一等免刺他人仍依竊盜為從減一等刺字所謂首從本罪各別者也○此條不言若有殺傷之罪設有犯者亦當依奴婢雇工人殺傷家長或家長之期親等項本律科罪若將引他人殺傷者不分奴婢雇工殺傷而他人不知他人殺傷而奴雇不知亦俱各另科罪不得比依卑幼將引他人若有殺傷之律

按別籍異財罵詈及違犯教令諸律並云須祖父母父母或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坐其餘卑幼私擅用財親屬相盜恐嚇詐欺和誘略賣故

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若（年遠）塚先穿陷及未殯埋而盜屍柩（屍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棺槨見屍者亦絞（雜）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免刺○若卑幼發（五服以內）尊長墳塚者同凡人論開棺槨見屍者斬（監候）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追價入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若尊長發（五服以內）卑幼墳塚開棺槨見屍者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各

殺姦產諸條各不言親告則知有服親屬干法
得相容隱其有相犯而告言者並依干名犯義
免減律科斷雖無服之親亦如名例得減一等
惟於人有所損傷若事發在逃私越度關及姦
并私習天文不准首限者則依律全科其餘他
人告發乃止依本律遞減即唐律所謂非相容
隱被告者論如律是也或謂干名犯義律期
親以下尊長侵奪財產或毆傷其身者並聽告
夫卑者聽告則尊者有罪灼非然也蓋卑幼被
尊長侵奪毆傷爲自理訴者不在干犯之限本
謂卑幼不幸而有此等出于膚受之事則於律
當恕其告雖得寔之罪非必謂被告尊長可以
當罪得之也且本條明云其告謀反大逆謀叛
云云並聽告者然則告逆叛及窩藏姦細者皆
得不免罪又如兄姊毆殺弟妹伯叔姑毆殺姪
杖一百徒三年若折傷篤疾律則不言者勿論
可知矣使期親卑幼告尊長毆傷其身至于篤
疾罪且勿論乃至于盜財則雖一兩以下亦依

遞減一等（祖父母父母）發子孫墳塚開棺槨見屍
者杖八十其有故而依禮遷葬者（尊長卑幼）俱不
坐○若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
一百流三千里（謂死屍在家或在野未殯葬將屍焚燒支解之類若已殯葬者自依發塚開棺槨見屍律從重論）若毀棄緦麻以上尊長
（未葬）死屍者斬（監候）棄（他人及尊長）而不失（其屍）及（毀而）但
髡髮若傷者各減一等（凡人減流一等卑幼減斬一等）○（毀棄）
緦麻以上卑幼各依凡人（毀棄依服制）遞減一等
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其子孫毀棄祖父

此律減五等科之豈尊可毆而財不可盜歟況盜詐恐嚇之類若親屬相犯各坐本律猶可諉也至如互侵田產律無明條者將孰從而罪之歟若以爲在彼則依干犯律免罪減等在此則各從本律科斷是期親大功及外孫女壻外祖父母妻之父母又但罪其侵財而恕其奪產也豈理乎哉

條例

釋曰無殺傷引此例若有殺傷仍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斷

恐嚇取財

第一節恐嚇謂以聲勢恐嚇使人畏懼而取其財也恐嚇詐欺名似而情殊恐嚇取者其人怵於其恐嚇無奈而與之也詐欺取者設計以罔其人之不知而其人之自與也恐嚇者以穿窬之心托公强之勢故特加盜一等然又免刺何也要其情過穿窬所以加盜一等恕其寔非眞盜所以免其刺字計贓各主者亦以一主爲重

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不論殘失與否者斬監候律不載妻妾毀棄夫屍有犯依緦麻以上尊長律上請○若穿地得無主死屍不卽掩埋者杖八十若於他人墳墓爲熏狐狸因而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燒棺槨者各加爲杖九十徒二年半燒屍者遞加爲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可依服屬各遞加致反重於祖父母父母也卑幼各因其服依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於家長墳墓熏狐狸者杖一百

二人以上恐嚇亦併贓論凡言計贓准竊盜論
者俱倣此　如人本無違法事而平空駕端誆
去財物者問恐嚇設有違法事被人挾去財者
有職役之人問枉法無職役之人問詐欺若知
强竊盜常人監守盜而挾受者問知盜後分贓
有職役人亦問受財枉法若監守之人詐取者
以監守論此出入罪例關節不可差亂
第二節若期親以下自相恐嚇者如卑幼犯尊
長以凡人論亦准竊盜加一等免刺尊長犯卑
幼亦依親屬相盜條遞減科罪期親減凡人恐
嚇之罪五等一兩以下笞二十至九十兩之上
罪止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
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科罪皆於加罪
上減之以其有恐嚇之情故也引議之式須先
照凡加等然後引親屬減罪如云某人依恐嚇
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幾十兩係尊
長犯卑幼亦依親屬相盜期親減凡五等律餘
可類推　被嚇之人告發不在得相容隱免科

燒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燒屍者絞監候○若
平治他人墳墓爲田園者雖未見棺槨杖一百仍令
改正於有主墳地內盜葬者杖八十勒限移葬
若將尊長墳塚平治作地得財賣人止問駏
騙人財亦不可作棄屍賣墳地斷買主知情
則坐不應事重追價入官不知情
追價還主計贓輕者亦杖一百○若地界
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驗而輒
移他處及埋藏者杖八十以致失屍者首杖
一百殘毀有棄屍水中者首杖六十徒一年
殘棄之人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減一
仍坐流罪

減等之限　凡恐嚇取財未得者止坐不應笞罪難准竊盜不得以竊盜上加等蓋恐嚇本計贓准盜無贓則無所於准也

條例

第二條誣指盜官係誣告本律淫辱婦女關強姦條俱不錄

詐欺官私取財

第一節律內凡言詐欺詐假俱是一串意不平說官私二字平說蓋曰用計詐欺官以取官財物詐欺私以取私財物也乃與下詐贓等不相犯然則取官財物何不准監守常人盜乎曰如失主自領盜贓亦是在官財物然非衆所親比也要得准監守常人論乎並有指實之言律稱准竊盜論者皆准其以[illegible]併贓分首從論罪非但准其兩數而已但言准者依名例不在刺字之限　期親以下兼同居各居或謂但止各居非也蓋相盜不言同居尊長者以尊制在己無所事盜若以卑幼行之則謂之擅用

等杖一百若鄰里自行殘毀仍坐流罪　因而盜取衣服者[illegible]

准竊盜論免刺

條例

一凡發掘

貝勒貝子公夫人等墳及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塚開棺槨為從與發見棺槨為首者俱發邊衛發見棺槨為從與發而未至棺槨為首及發常人塚開棺見屍為從與發見棺槨為首者俱發附近各充軍如有糾衆發塚起棺索財取

耳故特以各居別之至於恐嚇詐欺則雖同宗之人或所不免是安知其財不取諸彼所應分及稱貸於人者而與之乎其曰依親屬相盜遞減云者無乃但謂如其等數減之而稱之異同非所論也不問尊長卑幼亦計贓准竊盜論各依前條服制等數遞減科罪如期親減凡人詐欺之罪五等一兩以下笞一十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緦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凡詐欺取財未得者但坐不應答罪難以亦准竊盜不得財之律夫竊盜者窺事主之不見而盜之詐欺者欺事主之不知而取之事雖非盜其心寔盜故准盜論

第二節若監臨官吏及主守之人用計于倉庫詐取在官錢粮等物者以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至四十兩斬不滿數並刺字若詐計已行而財未入手則於監守自盜罪上減二等科斷免其刺字或曰監守詐取所監守之物既曰

贜者比依強盜得財律不分首從皆斬

夜無故入人家

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鬬毆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盜賊窩主

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同行但分贜者斬若行則不問分贜不分贜只依行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若不知盜情只是暫時停歇者止問不應若不同行又不分贜者杖一百流三千

未得財則是亦有數目也今曰減二等將據何
數以減之乎曰監守自盜條無未得財之律以
其舉意而得非如常人之不得專主也今自詐
取必設計欺罔同監守之人而曰某處用某物
若于同守之人被其所詐而與之則詐者計其
所取之物以監守自盜論若同守之人或未曾
與或已與未出倉庫知其係是詐取而告發者
則據其所詐說之數依監守自盜律減二等科
罪若不曾說數目止用詐計求取未得財者宜
依不應從重或以未得者減一等兼上詐欺官
私及親屬[illegible]也竊盜不得財者止笞
五十誠如[illegible]詐欺其罪亦止於流
而未得者擬以九十徒二年半是詐欺而不得
財乃反重於已得竊盜之罪遠矣且冒認誆騙
拐帶人財物皆不言其未得然則詐人者可獨
罪乎監守之物也哉
第三節原非己物而冒認他人之物認為己物
自冒認巧言哄誘他人因取其財而不還曰誆

里共謀其窩主不曾造謀但與賊人共知謀情若行而不分贓
及分贓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
一百○竊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
為首論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為從論減一等以
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為從者
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減造意一等仍為從
論若不行又不分贓笞四十○若本不同謀
偶然相遇共為強竊盜其強盜固不分首從若竊盜則以臨時主
意上盜者為首餘為從論○其知人略賣和

賺裝成圈套使人入其中而不得不與之財曰局騙人口財物遇便隨手携帶以去曰拐帶舊解爲與人寄物不還非是寄物不還是受寄財産詐言死失律四者其事不同其心迹皆盜也故亦計其所得之贓准竊盜論爲從者亦各減一等免刺

條例

第一條誆騙依本律被騙者聽行求

第二條計贓論該徒罪以上俱充邊軍者惡其指官誆騙也如親屬指官誆騙親屬之財止依期親以下詐欺律斷不可引例

略人略賣人

釋曰首三節以凡人言　第四節以奴婢言　五節六節以子孫妻妾親屬言　末節則總承之　然凡人奴婢俱兼自己及他人乞養過房與子孫以下則專言賣與人也　此條大意略誘略賣之情重于和誘和賣略賣爲奴婢之罪重于誘賣爲妻妾子孫略者罔其不知和者因

誘人及强竊盜後而分（所賣贓所盜贓）者計所分贓准竊盜爲從論免刺○若知强竊盜贓而故買者計所買物坐贓論（折半科罪）知而寄藏者減（故買）一等各罪止杖一百其不知情誤買及受寄者俱不坐

條例

一凡推鞫窩主窩藏分贓人犯必須審有造意共謀實情方許以窩主律論斬若止是勾引容留往來住宿並無造意共謀情狀者但當

其情穎曰略誘曰和誘言爲已之奴婢妻妾子孫也曰略賣曰和賣言爲人之奴婢妻妾子孫也一首二節略賣爲奴婢者不分首從其餘俱分首從

第一節方略謂以詐術籠取也據此則是謀略之略然題曰略人則又似擄略之略矣〇凡設爲方術謀略而誘取良人子女在已爲奴婢者及略誘良人子女賣與人爲奴婢者不分首從皆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誘取在已或略賣與人各爲妻妾子孫者造意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因略賣不從而毆傷其人或傷在傍之人及被略之親屬者絞監候殺者斬爲從者各減一等此人字說得儘寬活非指被略者非也殺傷人雖各有本律此專指略人上故一傷即絞一死即斬與殺盜傷人律自可類推其被略之子女不坐仍給親完聚

第二節若假以乞養過房子孫爲名買取良家子女轉賣與人爲奴婢者亦皆杖一百流三千

以窩藏例發遣毋得附會又致槩坐舊[illegible]

罪

一凡各處大戶家人佃僕結構爲盜殺官劫庫劫獄放火許大戶隨即送官追問若大戶知情故縱除真犯死罪外其餘徒流杖罪屬軍衛者發邊衛有司者發附近各充軍

一凡

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及諸色軍民大戶勾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強盜二名以上竊

里爲妻妾子孫者絞自亦杖一百徒三年此是
買來就轉賣者若買來養育長成以後以禮與
人難用此律
第三節和同謂兩相情願追成接其所欲或乘
其所便因而誘引入手皆是稍誘相從並說但
須和同來接下二爲子或誘來在己或轉賣與
人在誘人者固有詐欺之情在被誘者亦有聽
從之罪故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
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誘之人各減誘者之
罪一等爲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爲妻妾子
孫者杖八十徒二年若稱未曾出誘者與被誘
者各減已賣之罪一等此獨言未賣者從賣而
未成者若不賣則是爲已奴婢妻妾子孫矣若
被誘子女年十歲以下無所知識易爲欺騙雖
係和同而誘人之人亦同上略誘法科斷爲奴
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爲首
者杖一百徒三年被誘之人不坐上略賣不言
未賣者恐其略誘之情不復從未減此被誘之

盜五名以上坐家分贓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若有造意共謀之情者各依律從重科斷干
礙勳戚奏究治罪
一凡各處無籍之徒引賊劫掠以復私讎探報
消息致賊逃竄者比照姦細律條處斬梟首
示衆
一知強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
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數者俱問罪不分
初犯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

人不言給親完聚者彼既有罪自當改正歸宗不待言也

第四節若設方略誘取他人奴婢在己及賣與人各爲奴婢者皆杖一百徒三年各爲妻妾子孫者爲首杖九十徒二年半毆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殺人者仍依良人故殺他人奴婢律絞被誘之人不坐若相誘他人奴婢及賣與人各爲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各爲妻妾子孫者杖八十徒二年被誘之人減一等未賣者各减已賣之罪一等其奴婢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誘之法論罪略賣包誘言之和誘包賣言之互相備也

第五節略賣親屬同堂弟妹姪姪孫爲一等弟妹姪姪孫外孫己之妾子孫之婦爲一等子孫之妾爲一等子孫爲一等以親疎爲輕重疎者重而親者輕也其罪之目則亦有略有和有未賣以略賣與人爲奴婢言之子孫則杖八十弟妹姪姪孫外孫己之妾子孫之婦則杖八十徒

拘贓數多寡並與知盜後而分贓[illegible]

俱免刺號發遣仍充軍

其謀爲盜（此條專爲共謀而臨時不行者言）

凡共謀爲強盜（數內一人）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爲竊盜（此共謀而不共謀行）者（曾）分贓（但係）造意者（即）爲竊盜首（果係）餘人並爲竊盜從若不分贓（但係）造意者即爲竊盜從（果係）餘人並笞五十（必查）以臨時主意上盜者爲竊盜首○其共謀爲竊盜（數內）一（人）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強盜其不行之人（係）

三年子孫之妾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緦麻堂姪孫則杖九十徒二年半以和同相賣爲人奴婢言之子孫杖七十弟妹姪姪孫外孫己之妾子孫之婦杖七十徒一年半子孫之妾杖一百同堂弟妹堂姪姪孫杖八十徒二年其或和或略而未賣者又減已賣之罪一等被略卑幼以其事關干尊長故不坐罪給親完聚若有殺傷各從尊長毆卑幼本法不在略賣之限　和略賣親屬止言爲奴婢不言爲妻妾孫者蓋賣子孫妹姪爲人妻妾即是嫁娶當非賣妾與人爲妾自有賣休之律而賣子孫與人爲子孫亦自有乞養異姓之律故此不載也　賣妾罪重于賣子孫者蓋子孫己之所出妾終係他姓　律疏云或以兩未賣者皆專主和賣而言其意以爲上未賣者言各減一等下未賣者言又減一等則是凡人和賣者與被誘之人並減一等故以各言之親屬和賣者被賣卑幼不坐故不言各非也蓋略

造意者曾分贓知情不知情並爲竊盜首係造意者但不分贓及係餘人而曾分贓俱爲竊盜從以臨時主意及共爲強盜者不分首從論

公取竊取皆爲盜

凡盜公取竊取皆爲盜公取謂行道之人公然而取其財如強盜搶奪竊取謂潛形隱面而私竊取其財如竊盜掏摸皆名爲盜器物錢帛以下兼官私言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方謂之盜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在盜所未將行亦是爲盜其木

誘而自為奴婢妻妾子孫者與略賣與人之罪同和誘而自為奴婢妻妾子孫者與和賣與人之罪同其和略而未及賣者則當皆從未減之例豈有和者獨減而略者乃不減耶抑略良人而未賣者反得無罪耶且略誘人而賣止重于和賣者一等其略而未賣者乃可輕于和而未賣者二等耶其所謂各減一等者不綠于被誘之人減與不坐上見之盜也凡人和略而賣為人奴婢或為妻妾子孫罪有不同故以各言之若和略卑幼但賣為人奴婢故不言各耳且如收留迷失在逃子女其賣者留者各有應坐之罪至于隱藏在家則杖八十然此所謂未賣者者獨可以略而賣者不一殊其罪耶此雖云又減一等又字蓋承上句有減一等之文言之非謂止減和賣者之罪而已也收留迷失子女律云又各減一等與夫親屬相盜律云各又減一等此亦義欸按此欲以未賣減等通略和二項言亦有理但玩文勢似專指和同本條姑存其

石重畢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不得以盜論馬牛駝騾之類須出闌圈鷹犬之類須專制在己乃成為盜若盜馬一匹別有馬隨不合併計為罪若盜其母而子隨者皆併計為罪○此條乃以上盜賊諸條之通例未成盜而有顯跡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已成盜者依律以得財科斷

起除刺字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

說於此
第六節其略賣及和賣自己之妻與人為婢及和賣略賣大功以下親與人為奴婢者各從凡人和略法其略賣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和誘者杖一百徒三年和誘而未賣者各減已賣一等其有毆傷依夫毆妻及毆大功以下尊長卑幼本條科斷　問曰賣妻及大功以下親係凡論何也曰妻者與體之人原非卑幼之例大功以下情分漸輕況至賣為奴婢是無恩義同於路人矣安得不以凡人論哉觀律夫毆妻至死者絞大功以下尊長毆卑幼至死者亦絞是亦以凡人論也　此賣緦麻以上親係在十惡不睦之列
第七節若窩藏寄頓之家及買主知其和略之情者或為奴婢或為妻妾子孫並與犯人同罪至死減一等牙保知情者各減犯人之罪一等賣者所得之價牙保窩主所得之錢並追入官其窩主買者牙保不知情不坐罪仍追原價還

者役滿充警該流者於流所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 收充警跡謂充巡警之役以蹤跡盜賊之徒警跡之人俱有冊籍故曰收充若非應起除而私自用藥或火灸去原刺昔膊上字樣者雖不為盜亦杖六十補刺原刺字樣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之十八終

買主凡和略人口若庶民之家買爲奴婢者雖
不知情仍依存養律如和略娼優則比依奴婢

律

假如趙甲將男趙乙妾錢氏憑孫丙說合和賣
與李丁爲婢未曾開破男趙乙告發趙乙依子
告父者律杖一百徒三年趙甲依和賣子之妾
爲婢未賣者減略賣子孫之婦罪四等律李
丁依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律各杖九十孫丙
係牙保知情減等律杖八十內趙甲係依男告
發同自首免科○誘賣各避罪○有事例在吏
律○知人略賣和誘人後而分贓有律在窩條

條例

第一條此例有共犯者止將爲首之人引例從
者不可離有俱字指方略與略賣兩下說非不
分首從之俱也若婦人有犯而夫男知情罪坐
夫男不知情照常發落○此例爲略賣正條得
用○若買良家子女轉賣者律斷曰罪亦如之
終與設方略有關雖同略賣之律不同略賣之

例不得引例充軍以作律時未有例也與律文原有充軍者不同

第二條律該處死謂因略賣而傷人絞殺人斬與未曾殺傷人比絞俱坐為首之人為從引例

發塚

釋曰第一節言凡人發塚之罪○第二節言親屬發塚之罪○第三節言毀棄他人及親屬死屍之罪○第四節五節六節皆因發塚毀棄之事而附言之

第一節墳塚死者之所藏而不致暴露生者之所保而不忍發掘者也故凡發掘他人墳塚未見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已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而見屍者絞秋後處決其招魂而葬者雖曰無屍亦以有屍論若人之墳塚水齧土崩先已穿陷及屍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有因而盜取其屍柩者則與發塚有間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開棺槨見屍者則與發塚無異故亦坐絞係雜犯准徒五年盜取器物磚石

者謂不曾動屍棺此自發而未至棺槨及塚先穿陷者言之計贓准凡盜論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雖經發而未至棺槨之罪重者仍從重論但盜入坟塋上器物磚石者則引無人看守律科斷有人看守仍計贓准凡盜論或謂在牀曰屍在棺曰柩未殯而盜屍未埋而盜柩不知殯者以棺入于肂中而塗之之謂非未入殮之謂也盜柩可以賣錢盜屍何為哉盜有屍之柩故曰屍柩而其罪重于盜空柩然亦以未開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即見屍即坐絞殯肂音四埋棺之坎也

第二節若五服卑幼發尊長坟塚者同凡人論此止云尊長祖父母父母皆在其中矣發而未至棺槨者亦杖一百徒三年見棺槨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但開棺槨見屍者斬視凡人有加矣若棄毀尊長死屍而賣其坟地與人者罪亦如開棺見屍坐斬其買坟地人及牙保人知情者各杖八十卑幼所得之價牙保所得之錢並

例不得引例充軍以作律時未有例也與律文原有充軍者不同

第二條律該處死謂因略賣而傷人絞殺人斬與未曾殺傷人比絞俱坐爲首之人爲從引例

發塚

釋曰第一節言凡人發塚之罪○第二節言親屬發塚之罪○第三節言毀棄他人及親屬死屍之罪○第四節五節六節皆因發塚毀棄之事而附言之

第一節墳塚死者之所藏而不致暴露生者之所保而不忍發掘者也故凡發掘他人墳塚未見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已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而見屍者絞秋後處決其招魂而葬者雖曰無屍亦以有屍論若人之墳塚水齧土崩先已穿陷及屍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有因而盜取其屍柩者則與發塚有間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開棺槨見屍者則與發塚無異故亦坐絞係雜犯准徒五年盜取器物磚石

者謂不曾動屍棺此自發而未至棺槨及塚先穿陷者言之計贓准凡盜論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贓輕發而未至棺槨之罪重者仍從重論但盜人墳塋上器物磚石者則引與人有守律科斷有人看守仍計贓准凡盜論或謂在牀曰屍在棺曰柩未殯而盜屍未埋而盜柩不知殯者以棺入于肂中而塗之之謂非未入柩之謂也盜柩可以賣錢盜屍何為哉盜有屍之柩故曰屍柩而其罪重于盜空柩然亦以未開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即見屍即坐絞肂音四埋棺之坎也

第二節若五服卑幼發尊長墳塚者同凡人論此止云尊長祖父母父母皆在其中矣發而未至棺槨者亦杖一百徒三年見棺槨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但開棺槨見屍者斬視凡人有加矣若棄置尊長死屍而賣其墳地與人者罪亦如開棺見屍坐斬其買墳地人及牙保人知情者各杖八十卑幼所得之價牙保所得之錢並

追入官地歸犯人同宗親屬主管不歸原主者屍已棄置無可復葬即可復葬而亦非原主所得有矣買主牙保不知情者不坐若連棺而棄不得謂之棄屍止如發塚見棺槨之罪連塚而賣不得謂之發塚然親長骸骨所存恐賣與人則亦與棄同矣姑比依發而未至棺槨之律若將尊長墳塚平治作地得財賣人止問誆騙人財買主知情則坐不應事重追價入官不知情不坐追價還主　若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槨見屍者卑幼係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若祖父母父母發子孫墳塚開棺槨見屍者杖八十此止有見屍一罪而見棺槨與發而未至棺槨者俱勿論可知矣以上皆因無故而發之故各坐以罪也若有故如地或不吉或水衝地崩而依禮遷葬者不問尊卑及見屍不見屍俱不坐罪

第三節上言發塚此言毀屍屍即未入棺者亦

稱也若他人死屍在家或在野未及殯葬而焚燒支解以致殘毀不全或棄置水中以致漂失不存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殘毀已處決訖死屍則依斷罪不當律笞五十若殘毀棄置緦麻以上尊長死屍者斬雖棄而不失其屍及毀而但髡髮若傷者各減一等係他人杖一百徒三年係尊長杖一百流二千里　尊長毀棄緦麻以上卑幼死屍者各依凡人遞減一等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若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不言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似當勿論或謂當照服制遞減毀棄一等者兩存之無服之親與凡人同律雖不言可以意會其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者斬若棄而不失與髡髮若傷亦不在減罪之律故不言也其有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自依喪葬本律科罪

第四節若穿鑿自己地土得他人死屍初非有

心于發掘之也但當即時掩埋耳若不即掩埋而暴露之者杖八十若于他人墳塚內用火燒烟以熏狐狸亦非爲欲動傷墓者而棺槨與屍因之而燒則在熏狐狸者雖原無發掘毀棄之情而在死者所受寔不減于發掘毀棄之禍矣故因而延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及其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於緦麻以上尊長墳墓熏狐狸者各遞加一等燒棺槨者杖九十徒二年半燒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此遞加不言依凡人則與 殿內遞加例同二何仍唐律舊文也或謂遞加則與遞減同義當係緦功期親以次加之非也蓋上言卑幼發尊長墳塚同凡人論又毀棄尊長死屍者斬律皆不殊其罪他可知矣不然則但燒棺槨之罪其遞加至大功已入於流而於父祖乃止坐徒而已豈律意哉若於緦麻以上卑幼墳塚內熏狐狸者各依凡人遞減一等燒棺槨者緦麻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一百期親杖九十燒屍

者緦麻杖九十徒二年半小功杖八十徒二年
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期親杖六十徒一年若
子孫于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于家長發
墓熏狐狸者杖一百燒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
燒及其緦者絞律于他人及尊長發塚熏狐狸
無明文設有犯者並以不應爲重論罪
第五節若將他人墳墓平治爲田園耕種者
杖一百此非無主墳墓則必串主典賣不然安
得平治爲田園而又倘止杖一百耶於他人有
主墳地之内盜葬者杖八十官司勒限遷移別
處此二者皆於葬者未有所動傷也故文下不
掩埋于狐狸之後若有所動傷自應坐發塚本
罪矣
第六節若其地界內有死人其里長地鄰當即
申報官司檢驗各人識認根究事由或係無主
許令領埋者須聽官府號令不得輒移他處及
即埋藏若有而不報者雖報而不俟官府之命
輒移他處及埋葬者並杖八十下文失屍毀屍

棄而不失髡髮若傷數項皆承里鄰不報而言以致二字直貫至下謂因其移屍他處及葬埋不固以致失去屍骸無下落者里鄰杖一百以致人將此屍骸殘毀及棄置水中者鄰里杖六十徒一年棄而不失髡髮若傷者里鄰各減一等杖一百也若里鄰自行殘棄則已在毀棄他人死屍之律矣未有因而盜取衣服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此則不分他人與里鄰但盜者即如此坐也止言衣服不言盜取財物者衣服財物在死者均為無用之物在盜者均為盜無人看守之物然衣服貼身在死者猶藉以蔽體財物則同於遺棄屍旁有主者問不應無主者勿論可也或云當依盜無人看守物者非是　凡於尊長發塚內熏狐狸未燒棺槨者並以不應重論　妻殘毀夫屍比依緦麻以上尊長律上請　臨死遺言將屍燒化在喪葬律

夜無故入人家

釋曰凡昏夜無故進入他人家內者杖八

十其主家知覺即時格殺而死者勿論蓋無故而來其意莫測登時被殺事出卒然故宥之耳無故登時四字最重若其人已就拘執即當送官豈得擅殺而有擅自殺傷者減鬬毆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殺以鬬殺傷論不同者蓋罪人已屬在官不過欲得其人耳若此條雖就拘執尚在本家非在官之人也情有不同罪難一律

盜賊窩主

釋曰强盜窩主造意○强盜窩主共謀○竊盜窩主造意○竊盜窩主爲從○造意共謀是眼目行不行分贓不分贓又眼目中之眼目强竊盜窩主無不造意不行不共謀又不分贓律蓋若此則便是不知情而偶爾停泊之店家非窩主矣○知盜後而分贓接買寄藏此所謂盜賊干連也故次于窩主之後買輕于分寄又減于買

第一節盜賊無窩家則不能爲盜賊故盜賊必

有窩主窩主亦不同有造意者有共謀者造意者全是本人主張共謀則相與商行者耳強盜窩主造意者身雖不行但曾分贓者即斬此不言行不分贓是亦強盜行而得財者也不待言也或謂於下共謀者言之足以見義然強盜窩主其造意亦不言行不分贓則豈亦坐為從之罪而已耶若但造意而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與之共謀者或行而不分贓或分贓而不行皆斬行與分贓不同其為強盜得財一也故行而不分贓者其不分贓不足以減殺其行之罪分贓而不行者其不行不足以減殺其分贓之罪也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猶是其為窩主而與謀也故杖百　或謂強盜不得財止于滿流窩主共謀者行而不分贓與不得財何異而坐斬何歟曰不分贓與不得財語相似而不同不得財謂不得被盜者之財也不分贓謂不分已劫出之贓也在主家謂之財入盜手謂之贓強盜不得財是

劫而無獲或遇驚散若窩主不分贓即是強盜已得財窩主特不分耳雖不分而先既預藏又與共謀又同上盜明火持仗身預其事矣衆人之贓窩主之有也豈容以其不分而比同于不得財乎前條強盜止言得財而無行不行分贓不分贓之文可見但得財即不問其行而不分贓皆斬也又按分取物服皆爲盜律云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以此例之強盜係劫出財物擎拏入手或已離主家未曾分受皆爲得財不待其各分入已而後謂之得財也就使正劫之時財物未離主家被人將盜與財物一同捉獲亦就是又難[illegible]當入窃盜律皆云併贓論罪併贓者謂不以各人已之數分認罪而以共盜得之數併坐罪也強盜雖不計贓而其贓重于兇盜然則豈有不以共劫得爲得財而以各人已爲得財乎

第二節若窃盜窩主其造意者身雖不行但曾分贓即爲窃盜首論此亦不言行不分贓是亦

竊盜行而得財為首者也不待言也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為竊盜從論減一等舉以臨行盜之時主意上盜者即主張行事者為竊盜首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為之從者或行而不分贓或分贓而不行仍為從論減造意者一等不曰共謀而曰為從者承造意為首而言也曰仍為從論者緣窩主本非為首之人以其造意又分贓而坐以為首之罪耳若不造意即是為從矣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者仍為從論也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猶恐其為窩主而預謀也故皆

四十

第三節上條皆自造意同謀者言之若本不同謀偶然遇合相與為盜隨地分贓者以臨時主意上盜之人為首餘人各為從論減一等此以竊盜言之若强盜得財則皆斬不得財則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原不分首從又何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而餘為從之可言乎此亦不必著為窩主因論窩主而及之

第四節知人略賣和誘人及強盜後而分其所得之贓者並計所分入己之贓准竊盜論免刺此不論和同有所取予及求索嚇詐而得之皆是或謂求索嚇詐不有正律奈何以盜後分贓科之殊不知求索嚇詐常人之贓法應還主若盜則不可比常人而盜贓又不可比常人之財只當以盜後分贓科也 知盜後分贓於盜情無預者也若於盜情有預則入在其謀內矣知人略賣和誘人後而分贓不該在略賣條亦因論分贓而及之

第五節指明知[illegible]竊盜贓而故買者計其所買本物應值之價坐贓論或謂即原故買物之價非也若知盜贓而受其寄藏者減故買之罪一等如故買者七十兩坐贓該杖九十受寄藏者七十兩減一等杖八十之類故買至八十兩受寄藏至一百兩各罪止杖一百若不知盜贓而誤買及受寄藏者俱不坐 分贓接買受寄盜贓雖掏摸搶奪並同盜公取竊取皆謂之盜若

監守常人知情分受監守常人盜贓及故買者仍以盜官錢糧科斷　知係恐嚇詐欺誆騙枉法不枉法贓而分贓故買受寄者律無文問不應事重

按造意共謀之中各除行而分贓即是強盜不在窩主之律外其不行又不分贓者在強盜窩主造意者則杖一百流三千里在竊盜窩主造意者則為臨時主意上盜者之從盜窩而又造意是謀主窩主此人兼為之也首盜之魁以其不行又不分贓故減首盜一等若共謀則又不同矣豈有窩而不知其謀者既不行又不分贓則于盜事全無所預故強者杖一百弱者笞四十其罪頓輕蓋止罪其窩而已行而不分贓既行矣其不分贓非廉也非畏罪而辭也偶不分耳分贓而不行既分贓矣其不行非仁也非畏罪而止也偶不行耳若此者不謂之首盜可乎故在強盜共謀者則皆斬在竊盜共謀者則仍為竊盜從盜首科首盜之罪不以末減待之矣

然均一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也在頭盜則斬是猶了頭盜在夥盜則為從猶若少差了傷盜者不同何也蓋頭盜不分首從者也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使其為頭盜從亦該斬也夥盜則分首從者也既有造意者為首則共謀者安得不為從乎造意猶云首謀共謀則同党耳共謀之中有臨時指引所盜之處計畫行盜之方者則謂之臨時主意上盜要認得明

條例

第二條大戶知情故縱即是窩主已便行造意共謀等情在其中矣故行並犯死罪之說家人佃僕稍構為盜而不覺察已屬有罪况知情乎或尚以知其人不捕知盜後分贓擬其故縱之罪典獄之說于當也難矣哉

第三條此云坐家分贓則是不行矣若造意共謀則分贓而不行猶當斬也何充軍之有惟無造意共謀的確方可依盜後分贓律引此例充軍若不分贓問不應不引例

第四條此賊是大夥强賊盤據險固時出剽刦者勿引探報須寔跡方可坐

第五條接買受寄銀貨值銀五百兩則為滿數

知盜後分贓値銀一百二十兩則為滿數

共謀為盜

釋曰共謀為强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竊盜

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强盜

釋曰强竊盜之律而條備矣但有共謀為盜而其中一二人臨時有故或且懼且悔而不果行者雖不行而共謀之罪不可以不議也有共謀為强盜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為竊盜有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為强盜此與竊出入之間又不可以無議也故又立此條共謀而不行之人又分分贓不分贓則分贓不分贓之中又分造意及餘人造意即首謀者一人為首則其餘皆從也故以隨從者為餘人耳或以餘人兼行與不行者言謬矣後節云餘人分贓但為竊盜從使餘人非不行之人則同行强盜者亦可

爲竊盜從平首條言共謀後條言不行之人互相備也此共謀不行之人以謀強而行竊者言之若分贓則造意者爲竊盜首據行者見行之事止于竊則不得不以竊論原不行者初起之意欲爲強則不可不以首科也如非造意但係共謀之餘人則併爲竊盜從若不分贓則造意者爲竊盜從如係共謀之餘人則不拘多寡並笞五十既不行又非造意又不分贓然且有笞五十之罪者以其初謀欲爲強盜故也造意不行不分贓者已爲竊盜從則以臨時主意上盜得財者爲竊盜首以謀竊而行強者言之若分贓則造意者不問其知爲強盜贓不知爲強盜贓而並爲竊盜首以所分強盜贓計兩數依竊盜定罪如非造意之餘人則爲竊盜從若不分贓則造意者爲竊盜從俱各併贓論罪減一等餘人不言罪勿論可知矣以臨時主意及共爲強盜行而得財者不分首從論公羊子曰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其善善也樂終故凡謀爲強盜

不行之餘人不分贓者笞五十所以謹其始也謀爲竊盜不行之餘人不分贓者不著其罪所以與其終也或以竊盜謀而不行不分贓者當引窩主律笞四十豈律意哉凡律稱爲竊盜皆從皆刺字

公取竊取皆爲盜

釋曰此條乃以上盜賊之通例公取若强盜搶奪之類私取若竊盜掏摸之類律稱公取若擅食擅將去擅取皆似是而非者也諸凡律稱盜云者如行盜之人不避事主公然而取其財曰公取或畏事主之知而潛形隱面私竊取其財曰竊取二者之取不同其心一也故皆謂之曰盜然盜不可一槩論如盜官私一應器物錢帛之類必須移動遷徙已離盜所乃謂之盜若珠玉寶貨之類物輕易藏者但據其已盜入手隱藏縱在盜所尚未將行亦謂之盜若樹木磚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離本處未及馱載而去猶未成其爲盜不得以盜論若盜馬牛駝贏之類

必須已出本家關閾之外及盜馬驢之類須已就覊繫並制在已乃成爲盜凡若此者皆依律以得財科斷未成爲盜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若盜馬而別馬隨之以得遺失論不可併計爲贓若盜母而子隨之皆併計爲贓論罪

起除刺字

釋曰凡盜係官財物及竊盜掏摸搶奪一應盜賊其曾經官司斷罪刺字者杖罪以上決訖俱發原籍地方收充警跡犯該徒罪者年限役滿還籍充警犯該流罪者即於配所充警著有用藥或火灸起除原刺臂膊上字樣者杖六十補刺其竊盜兩臂俱刺有起除而又犯前罪應絞但例該奏請免死充軍者不必補刺凡軍人等項不刺字若止著役隨住不在收充警跡之限警是巡警之意跡如蹤跡之跡謂充巡警之役以蹤跡盜賊之徒蓋以盜捕盜之法也今京師五城兵馬司及在外各州縣猶有報名在官之賊但有失盜即責令跡捕亦其遺意或謂于門

